

賂

史

上下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賂史卷上

法國亞波倭得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靜海陳家麟

小引

一日有兩女郎彼此牽挽同立月台之上遠瞭海峽正凝竚間一女以手指海謂其同伴曰汝試觀之此女指上加寶石戒指流輝射眼也其伴如言見海雲縹渺中有一黑點厥狀如海猪之背細視非海猪也其上乃有烟筒烟燄突突然卽答曰此潛艇也至此何爲問者之狀本至美麗而此月台又爲離宮蓋北方君王用以避暑瀕海而築成爲鉅觀卽此二女亦非常人皆王后也此月台大似瞭台下臨巨浸凡戰艦商舶漁舟遊艇皆出是間是爲北海

海道可通大西洋。此海峽。在古時有德魯之種人。行刼於北海。歐人出是間。均爲蹂躪。直犯英法二國。侵及意大利。今則承平。無復窺擾。而德魯人之豪暴。亦瓦解冰銷矣。今茲海峽。築此新宮。卽爲此間之巨鎮。且各國王侯。恆至是間盟會。此二后中。一人旣見潛水艇。則大愕。次則怖慄不已。是二人者。爲女兄弟。二女均生北海之間。各嬪於國王。其國在地球中。版圖幾佔其半。人民亦多。權利各歧。而女兄弟之感情。如舊也。此時二人。尙攜手而立。女兄弟首見潛艇者。衣服靜素。蓋已嫵矣。謂女弟曰。此潛艇吾所未見。然深知是害人之物。爲患非細。今至此海峽。何爲者。以吾觀之。必無善意。果使吾國與人啓衅。則山德海峽。實處吾西。必當以嚴兵扼之。密布水雷。不然。將爲敵人闌入。今此潛艇。不知何國。是必探我隱

要。竊布水雷耳。女弟聞言曰。吾甚望姊氏所論。不能成爲實事。吾思天下諸國兵力。必無一人敢懸軍深入此間者。將來司令之人。必吾猶子。非彼。或爲其同官之人。女兄點頭曰。汝當知吾心之所懸。懸者何事。果吾子聽吾之言。則戰事或息。以吾夫生平。素以息事寧人爲上策。吾卽用是。以戒吾子。顧不見聽。且其所部多好事之人。則四出而挑敵。語次。再望潛艇。已不之見。女兄復曰。此艇安往。或沉於波間耶。或急折而歸。而女弟默然莫答。此時海水接天。而潛艇已無蹤跡。女弟曰。或艇中有遠瞭之鏡。見我二人。因而下潛於水。女兄曰。此潛艇卽爲是間危險之先兆。我知朝士中有一種人。吾子喜聽其言。其人喜事而好戰。因而愆。愆而成爭端。滋可惡也。果使弊端一開。備豫不周。則革命事起不死。亦將喪其大寶。

女弟曰。願上帝佑我。果有不韙之事。願勿出諸爾我二國也。女兄曰。但得如是。吾願遂矣。女弟曰。吾獨不能銷禍於無形耶。卽以手挽其姊。如揭心相示。女兄曰。吾子固不聽吾言。然吾言亦未嘗不面從也。果有軍國大事。亦頗見告。今爾亦大有魄力。爲國人所信仰。爾夫。句女弟曰。吾不能爲爾之所爲。亦無權力。足使當國者聽我指揮。吾特能以所聞相告。與爾彼此通書而已。舍此以外。吾無他能之足恃。女兄曰。此足矣。後此電報當作一密碼。以便通書。或能暗中彌縫戰事。女弟曰。姊將持何術。以弭戰端。女兄曰。易耳。果在喫緊之時。主戰者不出於當。寧而出於臣。工顯違。吾子之意。則吾必預爲通電。以告汝。但。以一字定之力格。其議。女弟曰。吾必相助爲理。唯所云一字者。果爲何字。女兄細睇左右。後則附耳言之。

女弟點首稱可。此二女蓋圖天下之亂源，欲極挽之。於是徘徊月台之上。女弟復曰：吾尚有術，足助阿姊。女兄停趾愕視曰：吾知行事殊難，以左右之人，咸不足恃爲心腹。女弟曰：然。吾近得一人，聞人言其人廉而不苟，且有膽幹，能任大事。凡國際交涉，均以談笑了之。女兄曰：其人安在？女弟曰：此人方爲國際之偵探，其人半爲波蘭之種，與爾國素不相協，實則爲爾行事無異助我。爾朝中好戰之黨，若不敗其謀，患將立生。吾示以誠款，則決然助爾，不待疑也。女兄點頭曰：能使其人面我，我必需以爲助。且其人何名？女弟曰：我以爲阿姊固知之矣。其人卽句女兄曰：得毋爲武伊武先生乎？女弟點首，復徘徊月台之上。而太陽已西落，射水如金繩。此二人者，大類天降是喜神，止人間之流血者。

第一章

武伊武（卽亞波倭得）曰。英明之主。固允我叙此一段之事。主曰。武伊武能敘北海之承平事。則愈足以堅英俄二國之交誼。同臻於承平。然余之爲此書。而書中之人。恆不欲余述其眞名。此事匪余所欲。卽余名亦假託。何況諸君。此書出後。而書中假託之姓名。亦不曾有怪我之處。滋可幸也。余在日俄戰之第一年冬日。忽得一書。着余至倫敦。赴巴欽漢姆宮。面畢打利公爵。余亦忘其爲何日。以余亡其日記之本。其不敢登之日記者。以余在巴黎中。遇一警察長。覘余祕密。蓋簿中與摩洛哥國王。傳電之密碼。爲警察所得。自是遂不復記。公爵者。與余爲老友。旣見招入。定必有事奉屬。不能不赴。吾此時尙在巴黎也。而偵探之總樞。亦在於是。知此

行必需時日。遂挈一祕書。匆匆至倫敦。道中細語祕書。屬其部署
吾事。以塞維亞新王。與巴路極雷亞王。方言和定新約也。語次火
車至。又林克老司。余不欲人知吾行動。令祕書勿起送余。余竊下
登馬車。此馬車蓋余豫以電示公爵。故公爵以車來迎。既上馬車。
直至逆旅。旅館在斐卡地婁。車過司考羽波街。余按車鈴。御者停
驂。余卽令移趨巴欽漢姆宮。以余行動。初不令一人知。明言赴旅
店。乃偏不赴防人尋迹耳。既至面公爵。公爵語至簡約。言曰。武伊
武。汝知俄國將與日本宣戰乎。余曰。此戰決開。竊觀兩國情勢。萬
不能弭禍於無形。公爵不懌曰。若以爾行。亦將不能力挽此危局
矣。余曰。卽行無濟也。公爵以目視余曰。苟與爾以全權。且佐重金。
往面聖彼得堡宮中秉權據勢之人。爲之關說。能弭此禍乎。余搖

首曰。大公若在前十四日見告者。或有可挽之機。今無及矣。公爵張目曰。能否少試。余曰。試可也。功決無成。公爵長歎曰。此特預備而已。果有戰事。宜隱助日本。余曰。果有第三國干與者。則英國可大出兵。公爵曰。然。今之託爾。正不欲有第三國干涉耳。余曰。此事尙易著手。公爵曰。汝當調停補助。勿令戰禍聯於吾英。余曰。決不令更有一國攻取日本。公爵曰。果如是者。則英國或驛入其間。余曰。吾不敢信英之不至踣俄。公爵曰。此吾夢想所不到。非俄挑釁。我何爲有此。余曰。將來俄人必有挑釁之時。公爵曰。汝何從得此罅隙。余聞言。疑公爵之設難試我。卽曰。在歐洲中有二偉人。此二偉人恆長年思索。必挑英俄之釁。公爵捋鬚問曰。二人爲誰。余曰。公爵於二人中。必知其一。餘其一句。公爵曰。其一固知之。又一爲

誰。余曰。女也。公爵驚曰。女子。乃有是偉力乎。余曰。此女子。在巾幗中。至可畏怖者。公爵曰。其名爲誰。余曰。卽告公爵以名。亦莫詳其底蘊。公爵曰。姑言何害。余曰。果公爵必欲聞其名。且願者。公爵曰。豈惟願之。急欲聞之。余曰。此女。卽王妃伊瓦爾。余甫出口。卽悔失言。此女子。蓋能出其辣手者也。已而不再與公爵長談。遂興辭曰。此事至要。不能絮絮淹其晷刻。吾行矣。公爵曰。爾至俄京時。直面太后打句馬。余卽爲禮出。然心中殊不謂然。公爵曰。爾遞國書時。書中但有一字。余曰。何簡也。公爵卽授余以書。嚴封其口。公爵曰。此字何指。吾亦莫知。汝試啓而觀之。余啓封。公爵曰。爾觀後。立碎其書。火之。余大奇其語。啓封後。中果一字。不期喜動顏色。卽謂公爵曰。請公爵告之作書之人。吾啣恩必極力以報。果如公爵之言。

團而吞之用。以滅迹。遂無言出。

第二章

余生平爲偵探所用之計劃。但一用而已。不再試也。故人不能尋迹。往往獲濟。余前此至俄。僞爲法國之銀行家。或爲印度王之代表。或爲某親王之祕書。此次則僞爲英人以俄政府中固有親英之派。或能採取其微也。余旣出公爵之門。卽以車行。車中自定政策。遂命御者迴車。至一報館。此報館爲大慈善家所創。吾書稱之曰迫雷司。其名實非是也。旣晤迫雷司。卽曰。吾今將出爲調人。先生亦主和平。故覓取先生以自輔。今遠東不久宣戰。吾今將赴俄國。力勸激烈之派。言歸於好。今日意請先生極力助我。報館主筆以目視余曰。若果需財者。吾將告之世界和平會之司賬者。言之。

甚恐。句余曰。吾所求非金錢也。吾囊中尙富。先生果乏爲善之資。則吾尙可相助爲理。安能累及先生。今所求於先生。特助力而已。並爲我區劃。或作薦書赴俄。介紹見愛國不嗜殺者。與之商酌足矣。主筆者色定。言曰。此易事耳。吾且於報章中作一議論。宣揭爾之美行。俄京中相識固多。不妨多爲作書。然足下何名。余曰。吾名司忒林。主筆卽按鈴書記立入。則一婦人也。主筆曰。此薦書爲我最欽重之人。其人貴而多財。則爲一命婦。爾以書干之。必可得當。謂書記曰。爾爲我打字。遂口占一書曰。伊瓦爾王妃云云。余聞言大驚。然尙自鎮不動。聲色心念。公爵曾言此人好戰而喜事。今吾一着手。卽遇是人。則此去大非佳兆。於是主筆者盛誇吾長計。一至時。乞彼關垂語。至懇切。余亦不述。迫雷司且欲聚同會者。爲我

送行。余力辭以爲不可。主筆於伊瓦爾外。尙爲作書。與俄欽使之
參贊古得那夫。又作議員一書。爲當今之新黨。亦不喜事之人。俾
余往面。與之商酌。余知此議員才在下中。遂亦不投此書。旣出報
館。卽往訪俄使館之古得那夫。並取護照。一見古得那夫。似勇往
無憚之人。苟利其國。匪所不爲者。然吾已改裝。幸勿知之者。相見
時。卽出迫雷司之介紹書。古得那夫大加青睞。言曰。先生將至。敝
國爲盛德事耶。語時。似含眼淚。作憂國憂民之狀。復曰。敝國得君
如是。用心感且無已。君仁。蓋天下毫無偏倚。天下公道。實在君身。
余曰。吾甚願弭此巨禍。古得那夫曰。即使善心不能發洩。自敝國
歸朝。告之國人。咎當在日本。不在我也。此爲黃禍之權輿。威廉皇
帝曾言及此。吾國之必出於戰者。拯歐洲耳。余點首稱可。曰。先生

聰明識道理。言之至當。古得那夫笑曰。敝國可恃之人。無若伊瓦爾王妃。必面其人。則消息洞然。王妃所處地。於政治外交。咸洞徹。無遺。余曰。王妃何由與政。古得那夫曰。王妃近承聖旨。入侍太后。打句馬。余聞言。如受抨擊。蓋深知伊瓦爾好事。無倫。今又入宮侍。東朝。俄皇。究屬何意。旣而思及矣。是俄國主戰之人心。疑太后不欲戰。故以此人入侍。太后採取進止。於是心感。迫雷司無已。非彼介紹。烏知俄事。迨旣得護照。遂謝古得那夫而出。行四十八點鐘。已過俄國邊界。然此性命懸於伊瓦爾腕下矣。旣至俄京。遂入逆旅。此旅館爲英僑所常居者。余所挾者。道里之指南。及禱告之書。此外澡浴之海泡。心防爲偵探所疑。然於就浴時。參以熱水。此事頗危險。幸未爲所見。浴後櫛髮就餐。然飽極不易消化。遂以車至。

伊瓦爾所居。投書而入。伊瓦爾之爲人。智高於頂。爲余之勁敵。而英人恆不識其人。今吾書當少敘其行藏。其人原名爲騷斐亞。爲小俄羅斯人。少極美麗。而省長愛之。省長卽親王伊瓦爾。王爲俄京極富之皇族。旋喪其偶。及見騷斐亞有國色。乃與其父求婚。父許之。然亦未問其女。及嫁時。爲年甫及吾英女子上高等學校之時。女旣嬪王。王立謝事歸朝。邸在破老司忒。王歸未久。國人大駭。蓋王有一子一女。自妃歸邸。不數日。相繼斃已。而王亦殂。謝侍者入視。則王以刀自斷其喉矣。此時騷斐亞之美冠於俄京。爲宮眷中第一被寵之人。然王之子女及王皆逝。國衆大疑。時俄皇爲亞力山大第三。乃自臨訊。巡警圍王之邸第。四嚮搜檢。嚴鞠侍從之人。有人言王妃亦有疑竇。並下之獄。已而皇帝意解。去王邸之巡

警。且下勅言王死非妃謀害。二子之死。蓋遇急病。王痛其子。毅然自殊也。然王邸之侍者數人。忽爾不見。人言已充配西伯利亞矣。王妃無罪。遂游行於宮邸之間。狀至自由。然吾知此人。自喪王後。遂爲巡警長之奴媼矣。蓋有朦昧之事。爲警察長探其短長。故王妃帖伏。供其驅策。每出燕會。似甚自由。然其起居動靜。及其產業。悉聽警察長之指麾。已而俄都中。咸有人偵探女之行蹤。我亦在偵探之列。然終未晤其人。是日至其邸門之外。心中旣懾。且遂其好奇之心。旣投名刺。問王妃在否。閤者引余至客座。言曰。今日王妃方赴東宮朝車駕矣。然仍投此書取進止。薦書旣入。余枯坐若無事。然心中躍躍已露慄懼之容。卽取指南細觀。中有牢獄。用以拘革黨者。詳敘監中苦狀。余讀時。忽思此婦人特略動一無名之

指吾卽此獄矣。余觀後合書太息。忽聞樓上有笑語。甚似女嬰。及下。則赫然一麗人也。余立起爲禮。其人面如玫瑰。花之新蓓。蕾豔絕。一時余心亦爲之動。似立易其平生之所守。妃見余卽趣步下。梯與余引手。五指皆珠寶。燦然如以此物爲手套者。操法語曰。朋友爲英國人矣。於何時識。迫雷司先生。余不敢卽答。僞爲學法語。而未熟者。問曰。夫人能英語乎。妃搖首曰。爾作法國語。吾煩了了。我思。句卽易爲英語。語亦流暢。然尙挾俄國之口吻。卽曰。爾蓋與迫雷司深交。可恃者耶。余曰。下走不敢附爲知己之列。但知其道德無上。心佩其人。妃曰。彼之善果如是耶。誠如君言。爲敝邑之良友。且爾識。句余揣爲古得那夫。卽搖首曰。下走猥賤。不能廣交當世之偉人。女曰。爾來甚佳。慈善而正直。且禮重敝國。此爲敝國之